



阿莹 郭红松绘

碑林之石

阿莹

我上学的时候就曾到过西安碑林，穿行在碑石间，呼吸着久远的风烟便以为自己受到了洗礼，从此也文化起来了。这都是因了这座石质图书馆，汇集了远古的流变，谁若想添些笔下功力就必须匍匐碑下，才能体会到文字源远的魅力。

然而，当我又一次踏进碑林大院，我惊讶地意识到，这里不仅仅是书法家的宝地，那一通通石碑还承载着凝固的记忆，中华民族何以浩浩荡荡，秘密可能都在这些石碑里了。

播撒传统

走过窄窄的泮水池，穿过一道古朴的牌坊，我远远看见了那座标志性的碑亭，上有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路经西安写下的“碑林”二字，如今已深深镌刻到世人脑海里了。

这通巨大的方碑是由4块高约3米的青石合围而成的，碑顶是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，碑底有三层石台，所以也称之石台孝经。当年唐玄宗为教育官吏遵行孝道，选石勒碑，讲经释疑，还是下了番功夫的。这通碑最初立在汇集了学界泰斗的国子监，到了宋元祐二年又迁到文庙的正中位置。从此这方碑刻便驻立于此，目睹了16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不动声色地播撒着温润的传统。

碑文用隶书撰写，唐玄宗还在文后题曰：“孝者，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也，故亲自刻注，垂范将来。”那字迹，风华雍容。唐玄宗还对孝经作了注释，用小隶刻在正句之后。想那皇上对自己的书法和注释是格外自信的，曾把孝经拓片发到每个

家庭，期望人人存怀孝心，家家洋溢孝道，齐家才能治国。

碑面上刻有整齐的方格，当初皇帝是直接用小篆一笔一画写到碑上的，而不是在桌上写好一字一字篆刻上去的。我想这方巍峨的方碑，不论平放地面，还是高高竖起，洋洋洒洒五千余字，体现了大唐的气魄。

尊崇孝悌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缘由，人们对孝道的尊崇始终不减，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孝经碑视为国宝而加以推崇。也许就是上天的佑护，20世纪50年代碑林曾发生大火，把文庙大成殿焚为灰烬，但仅仅几步之遥的孝经亭却毫发无损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。

展现睿智

我小心绕过石台，迎面是一间横在园区的廊房，明清风格的挑檐和窗扉涂着朱红，护佑着令人牵挂的一组珍藏。这里的碑石与我记忆中的碑刻完全不同，不是一块块立于地上，而是一块块森森然连成了长廊。碑林人告诉我，这就是元祐年间与孝经碑一同迁来的开成石经。

这开成石经好生了得，绝对算得上国宝中的国宝了，不仅仅因为这114块石碑距今已有1600多年，而是镌刻的内容乃是中华文脉的核心篇章，十二经，一百六十卷，六十五万字，几乎收入了全部的经典著述。

碑林人说，开成石经的意义怎样估量都不为过。

厚重的开成石经历经多次战乱劫难，几经躲避才得以完整保留，不能不说是个



碑林亭 来自网络

令人欣慰的奇迹。唯有遗憾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，一下震裂了44块石碑，尽管后来一一修弥，却依然让人摇头怜惜。我走近看到，明朝人对那石经格外珍惜，用细石米浆将碎碑进行了黏结，还对缺损的字迹依据拓片另刻小碑补缀。那些补缺之碑孤立看去，谁也不知什么意思，只有对应原碑才能知晓本来的文义。

我与碑林人闲聊发现，国人对开成石经的崇敬是深入骨髓的。历史上多个时刻碑林曾经沦为兵营，在兵戈铁马面前所有遗存都可能成为粉齑，但在这处大院子里，长戈铁矛与碑石同立，士兵们常常抱着刀枪在石碑间席地而卧，当集合的号角一响，翻身跃起便会向外冲去，枪头却从没碰破一字，所有碑面也不见一处刀枪磕碰的痕迹，这不能不说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，在沙场征伐的将士眼里依然不可亵渎。这恰恰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睿智。

记录历史

穿过石经屋便进入了又一个碑廊，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名碑堂，看到那些如雷贯耳的书法大师的碑刻，读字如遇仙人，读文如沐春风，好像那大师穿袍戴冠长髯飘逸在讲述文字的奥妙，任何读书人不能不对这些碑顶礼膜拜。

我从名碑屋出来便去了存放石刻的展室，其中，昭陵六骏吸引了大家的眼光。

我知道，这六骏石刻本来立在昭陵前的祭厅里，从上世纪初遗留的一张照片上，还可以透过破败的大门看到战马在凄风中嘶鸣。

传说六骏石刻是唐太宗授意大画家阎

立本所绘，又由阎立生所刻，肌理健硕，忠诚威武，把战马的形与神雕刻得栩栩如生，洋溢着满满的盛唐风华。唐太宗还亲自撰写赞诗，由书法家欧阳询丹书于上，可谓名画、名刻、名碑、名书于一身，只可惜那丹书早已被风雨剥蚀了。但我站在马前，依然能听到战马嘶鸣的昂扬，看到天马奔驰的潇洒，听到箭簇如雨的呼啸。有记载说，当年毕加索见到六骏石刻图册直呼：形象艺术的滥觞应该源自这里的。

我从碑林出来看到熙熙攘攘拥挤在门口的游客，自然为古城存有碑林而骄傲了，以前多是学子进院观摩，现在大量游客纷至沓来。

现在的展品只是院藏的1/3，大量的碑刻还躺在仓库里。千百年来这些移来的展室时有修缮，但当年立碑和倒伏补缀只是用碎石渣支稳，三合土填充，中间多是空的，稍有灾难袭来碑林人就紧张得坐卧不安。我想，的确应该赶快扩展碑林的展区了，为它们开辟一个安全的居所，这些历经颠沛的千年遗存绝不能在我们手上再生遗憾了。

(阿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；著有散文集《大秦之道》《饺子啊饺子》，获曹禺戏剧文学奖。)



行天下



西安碑林博物馆 来自网络

深秋，又到了银杏叶泛黄的季节，来一场“金叶十里”的浪漫之旅吧。

翻过六八古道，便到了天泉景区。浙江长兴县小浦八都界的十里银杏长廊便呈现在眼前。远远望去，一棵棵高大的银杏树上，长满了金黄色的叶子，满树的金黄，满地的金黄，仿佛进入了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。

身处此境，心情为之一振，格外地舒展起来。原本灰暗的天空，也变得明朗了许多。顾不得翻山越岭的疲惫，沿山路蜿蜒而下，一路赏秋。

金叶十里美如画

许国华文/图

“金天金地金世界，银杏长廊画中游”，此时的八都界，是一年中最为靓丽斑斓的时候。3万多株银杏错落有致，散落在蜿蜒而下的山路两旁，绵延10公里，金灿灿一片，与古朴村庄的粉墙黛瓦为伴，给人一种夺魂摄魄的震撼之美。

沿路而下，一幅溢满江南乡村气息的金色油画徐徐铺开。满树金黄的银杏散布于山村的各个角落，远远望去，粉墙黛瓦间，点缀着一树树的金黄，非常靓丽。正是这一片片的银杏黄，一路渲染，点亮了深秋的小山村。古老的民宅浸没在一片金色之中，屋顶、墙头、路面，尽是银杏叶的覆盖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

最早知道银杏，是在初中课文上郭沫若的散文《银杏》，他将银杏称之为中国的“国树”。江南一带的银杏，多栽于寺庙之中，普通民居的屋前院后很少栽植。而八都界人把银杏当作“圣树”“风水树”，广为种植。

“八都界”这个“界”字，音同



下图：游客穿行在银杏树间。

“界”，是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。据当地人解释，上为“山”，下为“人”，一撇为“水”，一竖为“路”。小桥流水人家，青山绿水幽径，一个“界”字形象地概括了八都界的地貌特点。

临近中午，走过许家桥，忽见路边有一偌大的院子，几株银杏满树金黄，张开金灿灿的笑容，秋风拂过，几片金黄色的叶子从树上飘落，宛如一只只金色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，欢迎我们远道而来。

午后的天空，一扫早上来时的灰暗，变得明媚起来。金黄色的银杏叶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更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，黄得耀眼，黄得明亮，黄得舒畅。那种黄，是闪亮活泼的黄，是纯洁靓丽的黄，是晶莹剔透的黄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山路两旁厚厚的落叶，仿佛铺上了一条金色的地毯，踩在上面便响起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微风吹

一种至善至美的风景。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”，八都界的银杏黄，别有一番美丽。我随手捡起一片飘落的黄叶，满心期待地夹进书中，让它成为一枚记录美丽之行的书签。

下图：游客穿行在银杏树间。

过，片片黄叶随风而动，格外浪漫。红风衣、红裙袄、红围巾，是金黄世界中最抢眼、最靓丽的颜色。一个个女游客身着红外衣，系着红围巾，成了银杏林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。

每一处老宅前，每一片银杏林里，都有女游客们最耀眼的身影。她们有的背靠银杏树，仰望蓝天；有的端坐台阶上，低头静思；有的雀呼跳跃，活力四射；有的飘飘黄叶，在落叶缤纷中，尽显浪漫……色彩绚丽的她们，忘情地投身自然，将她们的青春靓丽融入浓浓的秋色之中。这样的画面，何尝不是

皖南古村落多显徽派建筑风格。通往桃花潭的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青砖黛瓦的小巷，缓缓伸向青弋江西岸。

江水浅缓，江岸萋萋。几株青檀粗壮的主干上生长着细长的叶，如同嫁接的岁月。青檀旁，一边是李白的白色塑像，一边是镌刻着“桃花潭”三个大字的巨型石碑。顺着李白的视线，我们看到了江对面的万村渡口，看到了肃穆寂静的古村落。

哗哗的流水声，与掠过江面的鸟鸣交织着，有些长歌短调的韵味。或许还会有雨，水面氤氲着淡淡的薄雾，有如一袭白纱。雾里的山，犹如李思训的山水画，浸染着撩人心绪的背景。

渡船划开墨绿色的江面，浪花里泛起醇香一叠。我似乎看到了李白直立于梭子船头，面色凝重，沧桑的眼眸浅含泪水。正是暮春的雨日，丝丝缕缕的江南雨浸透窄窄的船舱，浸透李白的脸颊，浸透青弋江的蒙蒙天空。汪伦亦是冒雨站在岸边，踏着皖南特有的黄梅声调，挥手别友人。歌声渐远，江面渐阔，无数滴春雨落在江面合成一首鸣咽的神曲。李白情不自禁，和着江水拍打船舷的节拍，似吟似唱，一首《赠汪伦》就此流传千古。

船在现实和梦境中穿行，人在幻想和本源中游荡，千年时光仿佛就在一江之隔。远去的李白可曾想到，这千年之间会有那么多追寻他足迹的人，于相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时空，入着同样的梦境。遗憾的是当年的桃花潭已经不见了，水面更宽的青弋江把桃花潭揽入了自己的怀抱。于是，汪江联袂，一如当年李白和汪伦神交一样，呈给世人一段新的奇缘。

江的对岸是万村，这便是当年有万家酒店的地方，上得岸来最迫切的心愿当是寻找酒店的所在。多少年来，“先生好游乎？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？此地有万家酒店”这几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充盈着脑海，桃花潭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神往的地方。李白好游，饱览名川大山，十里桃花于他并不稀奇，然有万家酒店的地方却是不曾见过的，于是接到汪伦的邀请，李白舍弃“相看两不厌”的敬亭山，欣欣然就来了。

就上岸不远的村口，我们看到了万家酒店的遗址。时代久矣，老酒飘香的万家酒店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，遗存的是一座如同水墨落了颜色的旧屋架，尽显沧桑。站在逼仄的巷子里，心绪里瞬间便有了些凝重，就像惟恐两边没有了顶盖的砖墙随时倒塌下来一般。通过有些倾斜的窗口窥望酒店的阁楼，似乎窥探到了万村的一个千古谎言。恍惚间，耳边似乎还传来汪伦虔诚的解释：“桃花者，实乃潭名；万家者，乃店主姓名。”

历史把这段对话升华为文化，于是这文化便也成了历史。

李白成就了汪伦，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乡间豪士千古留名，妇孺皆知；李白成就了桃花潭，让一处江南山水成了风雅之地，闻名遐迩。

我看见了凤凰

尘土



凤凰古城 来自网络

的小巷，都是青石板铺就，纵横交错成小巷的血脉，厚重的青石板，似一个个音符在小巷深处浅吟低唱。街道两旁富有民族韵味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很多店铺门口挂着的招牌都是印染布做的。摩肩接踵的游人也遮挡不住幽深的巷子透着的这份宁静。参天古树描绘着历史的画卷，古老的店铺讲述着久远的往事。虚掩的门扉，木质的窗格，雕梁画栋的图案，都是一幅幅怀旧的老照片。我流连于湘西市井的画卷里，望着巷子攒动的人影，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感觉，仿佛一不留神就会与之擦肩而过。累了，乏了，随便找个木椅，坐下歇歇。顿时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，可以托付华年的地方，看似烟云弥漫，却又将一切置身度外。

凤凰的出名，离不开沈从文先生，他曾用最美妙的文笔写出《边城》，倾倒无数读者，更让凤凰成了迷一样的传奇。大凡去凤凰古城的人，都是因为沈从文。走进凤凰古城，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沈从文和他笔

下的故事。

在一条小巷子里，我找到了沈从文的故居。一座历经风雨的百年老宅就在眼前，像一抹永不褪色的风景。天地间一片亘古的肃穆，奔腾的血脉在寂静中渐渐舒缓平和。此时的老宅无比辽阔，辽阔得可以容纳万千世界；又无比深邃，深邃得只剩下时光的影子。抚摸书房临窗的书桌，就好像先生刚刚来过，又才刚刚离开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告别先生的故居，我去拜谒先生的墓地。先生的墓地背山面水，绿树环抱，清幽静谧。“照我思索，能理解我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人”，短短的碑铭，启迪后人。

这只飞落在沱江畔的凤凰，风姿绰约，美得像一首诗。许多人都顺着沈从文的笔，前来古城寻幽探胜。我深陷这场美丽的相遇，感受凤凰的前世今生，陶醉于古城的山水人文，让我欲罢不能，不舍离去。离开古城时，忍不住回头张望，凤凰古城依旧映在清浅的江水中，美轮美奂，摇曳生姿……